

童年

小華

文字國裏，我最見不得回憶童年的文章。現實生活也似乎凡事懶得去多想，避免去觸動累人、惱人的情思；在衆人面前我表現出另一種明快、忙碌、擁擠的生活節奏，也不回味，也不感嘆；一天的渾身疲累但求換得夜裏好夢一場，對人與人之間交往的興趣顯得淡薄漠然，對情調感傷的文字卻好大加嘲諷。有人因此訝於我的冷酷了。但事實上我的看法是感傷是一種毛病，冷酷卻無可救藥。一般成年人不免對童年往入過



童年

多的熱情與幻想，正在娶妻生子的當兒，正好忘了孩童時期是怎麼回事，一股勁兒用花朵糖果去裝飾。直到老年靠回憶維持生活，和童年的記憶又接連了起來，能欣賞又能投入，偏偏此刻卻成了最不堪的比照——那麼明亮無邪的眼睛，直叫人驚疑是末日上帝審判世人的眼；嘟起的小嘴，桃紅的腮幫子，能懂事了，也曉得使壞，又是這麼活下來。然後過幾十年老了，可以變得讓人意想不到的糊塗龍鐘，這時回顧逐漸清晰的童年，除了蒼涼之外還會有一絲幽冷。

我絕決的生活一向執行得十分徹底，直到那天我無心走入一家兒童圖書館，在架上翻出一輯我幼時讀過的「世界兒童文學名著」，才又快快地，手足無措地走回那一段說不出況味的童年。

翻開第一冊，是「猴子喬治上太空」的漫畫故事，一個「美國式夢想」成功的故事，卻發生在一隻調皮搗蛋的猴子身上。初讀時，這種爆米花式的成功使我不安，至今這種不愉快消失了，我欣賞起這隻猴子的傻勁和真性情。

「讓路給小鴨」和「陳先生與鴿子」的故事令我感動，比任何教科書上的解釋更能讓人明白什麼叫「民胞物與」。「烏龜大王」諷刺無盡的貪慾，「船長的貓」暗示環境給予人的影響，「三匹小馬」隱約觸及了一位藝術家在現實中面臨的困境，而「傑克與巨人」是看名的童話，我卻只能欣賞他以一匹乳牛換取三顆魔豆的果決。

然而最得我心的卻是一冊情節極平淡的「少年提摩太的幻想」。故事敘述一名叫提摩太

的少年沉溺於他的幻想，其中有打著各種領結、足蹬溜冰鞋的長頸鹿，泡在浴缸裏以鼻子噴水取樂的大象，戴著睡帽的獅子，還有在窗外覬覦著派餅的巨人。而他最後失望地發現除了自己沒有人相信他的幻想，只有那隻大象安慰他：「沒有關係，我們是確實存在的。」於是每晚他滿足地擁著各種動物入眠。

到這裏我感動了，找到了當時的認同。

回到家裏，翻開幼時用過的櫥子認真找找，那些讀物不是家人細起分贈親友便是早已論斤賣掉了，一本也不剩下，就是課本也不例外，另外只有一批殘手斷足的玩具堆著，蒙了塵，而我從也沒有對它們真正發生過興趣，倒是一疊大大小小的獎狀還留著，第一名、模範生、寫生特優、作文入選，而這些正好是此時對童年的遐想裏最興味索然的一部份。

所幸我並未完全空手而回，我找到一盒子書籤。雖然這並不能全然作數，因為蒐集書籤的興趣前後不過持續了兩年，大約是小學四、五年級的光景。當時半大不小的，由於全然沒有經過「排排坐、吃果菓」那種無限美好，「花與蜜糖」式的純潔溫馨的童年經驗，而對成人世界又有著最令人不耐的好奇和憧憬。大人們慣把這年紀的小孩看成有趣又可愛的小傻子，而童稚的我在那年齡倒也看穿了大人們的行徑與為人，（有時也想當眾說出來，叫他們嚇一嚇）。那時我初次搖搖欲墜地扶起一套屬於自己的，狹窄整潔的道德系統，暗自對大人的作偽虛矯大張旗鼓，對自己的將來躍躍欲試，懷抱著許多飄在雲端的念頭。那該是一個心智活躍的年紀，所謂的「震蒙發饋」大概指的



就是。這盒子書籤就是當時那種特殊心態下所收集來的，無心被保存下來，彷彿是童年的我進化至此時的我的化石證據，我一張張檢出來看，條地跳進一種隔遠了的、但熟悉得很的氛圍裏去，感到現在的我竟是如此虛弱了，不太能全心面對如此一個完滿、秩序光潔、自給自足的小世界，有股莫名的感動經由我的視覺、觸覺，甚至嗅覺一路傳進記憶深處，在裏頭爆出了火花，五光十色地，繽紛爛漫，簡直有些不可收拾了。

終於我認真回想它們背後一段久遺忘的故事——當初這張是怎麼弄來的，是向家人討了錢買的？和同學交換還是硬討來的？還是放學回家路上撿到，沒捨著丟掉就收起來的？當初又是喜歡它那一點把它留下來了。我是一個「無

癖」的人，更不喜收集，書籤是例外，如今倒珍視這些身外物了。

第一張是一大張精緻的清院畫十二月令圖。背後印有小字：農曆二月，杏花綻開，冬盡春來，一片歡樂。是小學六年級一位同班女生送給我的。記得當時流傳有大人出高價收購這套書籤，她卻在許多同學訝異的目光裏毅然送給我，作為畢業紀念。這裏頭或藏著一段兩小無猜的故事，但此刻我不能多想。

另外有許多成套收集的，我先揀來看。大部份畫得粗糙拙劣，倒無關印刷，而上頭所印的警句或詩詞都胡謔得來的，有的根本就不通。有一套頭一張是水彩畫出一隻鴿子似的大肥鳥，卻湊湊來了一首「詠杜鵑」：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，道是有家歸不得，杜

年童

鵬休向耳邊啼」我看完怔了一會兒駭笑起來，想起前兩句應是「清明時節雨淒淒，著麥苗風柳映堤，」。

另外一套是貓狗的照片，背後有一行警句和動物學名——西班牙長毛獵犬：不要羨慕別人一時的倖進！時間會篩掉一切不真實的東西。拳師犬：勤以開源，儉以節流，知奢不遜之非禮，不勞而獲之可恥。絲毛貓：平凡人的缺點，就是常常覺得自己比別人高明。柯利犬：我們事業上最大的障礙，就是「恐懼」、「憤怒」、「懷疑」。狼犬：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。「一套看下去，覺得個個畜牲都站了起來，板起臉孔來教訓人了，感覺十分怪異。」

另一套卡紙裁成別緻的螺旋形，畫的是可愛的熊貓寶寶，那卡通的趣味十足的華德狄斯奈式，可能和前一陣子中共輸出的「熊貓熱」有關，同樣地上頭的警句亦無可觀。

有一套極明麗可喜的，畫的都是小孩兒，色調極冷，那些凍手凍腳，臉孔紅通通的小孩卻一心一意地在路燈下、梅樹旁做著他們份內的事，給人一種北歐冷冽、迷濛的風情。其中一個小女孩棕色長髮結成辮子盤在頭上，穿著長統毛襪和笨重的皮鞋，空氣裏是清冷的初春，她捧著小碗餵鳥，上頭寫著：有一天你也會試飛你的小翅膀；另有小男孩怪異地坐在雪地裏，行囊擱在地上露出一截酒瓶的頸子。他眯起眼看著一架風琴，嘴裏也在哼著，天空滿是金色的星星：世界用美麗向我說話，我用音樂回答。

又有一套科學月刊社贈送的，現在看來是極好的。六張一套是顯微放大的海藻圖片。砂

藻是一堆規則的三角形、棱形、圓形所構成，下頭寫著：用生命構成的圖案，難道你不想進一步探索它們生活的奧秘嗎？一張是盛開的紅豔的海葵，寫著：我們不是花，卻豔若桃李，閉月羞花。另一張寫著：顯微鏡下的「星團」，原來是太陽蟲。而最好的一張我以為是一張團藻的放大照片。團藻是由大約兩百個外形相似的細胞團圍而成的巨型中空球體，其中每個團藻組成細胞如晶體結構分子排列得極有規則，形成個個六角形的格子，看似圖片中體育館巨大的玻璃天窗，是單細胞生物朝多細胞初步演化的證據之一。下頭寫著：細胞社會的雛型，打賭你找不到一個孤立的。

還有一套國畫的花鳥，並不討人喜歡，除了其中一張畫的一隻拙拙的貓頭鷹，棲在斷木上，沒有題字，卻印有鉛字：晚春枝頭我空守，守著你的誓言到白頭

眼變形——圓了，
嘴走樣——尖了，
夜夜不眠君知否？

這簡直是新詩的趣味了。

另有極怪異的一套，四張的卡紙切成扁桃形，印上極通俗的國畫山水、花鳥、蟲魚等，用色極為俗豔，毫無可取，而背面印的警句卻令我激賞：

假如我們能學會喜歡自己，即使一點點也好，那麼我們性格中的殘暴與憤怒，也許都會溶化。

——John Steibeck——

從一粒細砂觀看世界，從一朵野花想見天堂；

在你掌中把握無限，在刹那中抓住永恒。

—William Blake—

我們在世一日，就當服務人群。只要有人愛我，我便不算白活。只要我還有朋友，便是有用的人。

—Robert Louis Stevenson—

人生就像各色玻璃鑲嵌成的圓頂，他把永恒照射的白光反射染上顏色。

—Shelley—

這些話如今都是看老了的，但此刻躍然心頭的，卻是最初懂得時的感動和喜悅。

最後一套是 蔣公遺墨箴言，是簡潔的長條形，上方一幀精緻的 蔣公遺照，下方是黃底黑字，十分雅緻。有「寓理帥氣」，「窮理至本則知止，集義養氣則有定」，「主敬以立其本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」。最末一張是 蔣公最後墨寶，卻又印得極模糊不清，像混渙的碑文，乍看令人驚愕，繼而低迴良久。

其餘的都是零散單張的，怎麼弄來的更是故事了，大都是不起眼的國畫山水，也有能惹笑的，如其中一張題著：此鳥欣騎牛背上，有時跳躍在枝頭。畫的一隻張牙舞爪的大烏鴉，頗有一種無聊窮扯淡的情趣。

另一張拍攝的風景，兩個年輕孩子仰頭張大了嘴去接喝雨水，眯著眼笑著，露出他們健康的牙齒，而四周開起的野菊也同樣一個姿勢，整個背景是神秘的濃綠，右方一行小字：

Rain is a freedom song. 頗給人一股奔放活脫的美感。

另有一張童話插圖式的，畫的是海岸，有

傾倒的木欄、野草、燈塔、小木屋和海鷗，到處都留下濁重的筆觸，整個給人的感覺不太經心，加下一行警句印在畫面極隱蔽處，語氣極有意思：告訴你，應付驚濤駭浪的方法有三：迴避。隨波逐流。但運用智慧，把持住方向衝過去，既豪爽，又容易成功。

我被說這話的人的自信深深打動了，或許他有過這麼一個「豪爽又容易成功」的經驗，他把它寫下在這一張魔法的籤子上，輾轉交給了我。

另有幾張不成一套的風景式樣，籤言我都喜歡：

國家的智慧蘊藏在他們簡短有力的俗諺中。

知道如何善用自己的聰明，那便是大智。

——王爾德

這句我看了，五臟簡直起了震動，因為直說到我心裏頭去。

還有一張塗污了的，背後是被填滿了的功課表：英國歷音音生自，國數指集。看來應是國中一年級的課程，可惜我一起記不起來這張的來歷，正面題著：一枝濃豔嫌多刺，更愛添描洗手花。

最底下一張十分精緻，是一隻工筆的鳥棲在結滿小紅菓子的枝上，底留白，像是繪在磁器上的感覺，光亮而淡雅。底下一行鉛字：一個人往往有一點小小的缺點，更顯得他的可愛。

我還清楚這是一位小學女同學贈我的。那

時班上正流行著交換書籤的，但這一張分明是「贈」的，我沒有東西足以交換，因為這一張是大家公認最美的。她曾指著這行話給我看，問我懂不？

我忘了如何回答她。這張卡片卻因此留在我的盒子裏了。在時光紛亂的流裏，歲月湍急的速度沖走了許多事物，重要的與瑣碎的，可戀棧與不可戀棧的，都沖走了，但這些書籤沉澱著往事在我的餅乾盒子裏渡過浩劫，悄然留了下來。或許為的就是等待有這麼一天我能記起來，打開盒子，走回那一段日子，正處於劇烈變動中的自己，友誼、學業，或還難著一段兩小無猜的愛。這些對今日的我是真實而重要的，雖然它一直沒有露面，當時渾然不覺，現在重走一遭知道了，鄭重地調理一下再蓋上盒子，心裡突然有一種說不出的篤實的感受，也無爾悲喜，而是自己在對自己說：是的，我就是這樣子活過來了。而這是惟有對生活認真，對生命有著信仰的人在偶然的回味中，所窺見的一點兒生命的真實。